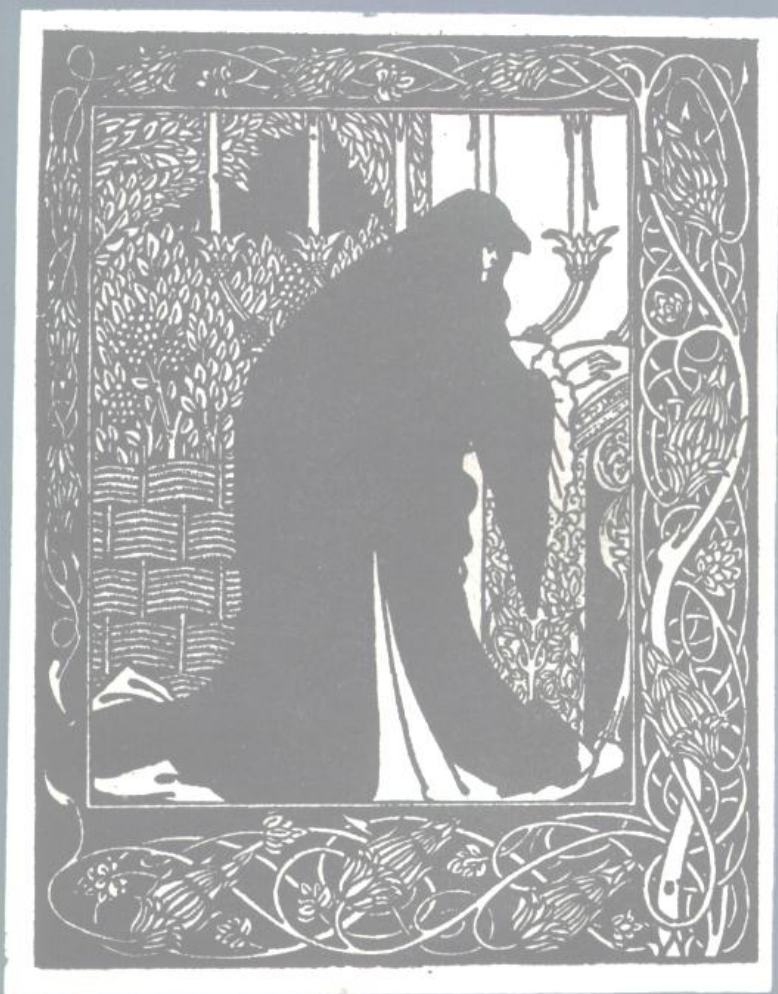


# 读书随笔

叶灵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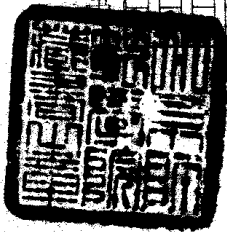
# 读书随笔

三集

葉靈鳳

(19)	香港经济	(29)	香港经济(合刊)
(18)	香港经济地	(30)	香港经济的口实
(17)	香港经济地	(31)	香港经济(合刊)
(16)	香港经济地	(32)	香港经济(合刊)
(15)	香港经济地	(33)	香港经济(合刊)
(14)	香港经济地	(34)	香港经济(合刊)
(13)	香港经济地	(35)	香港经济(合刊)
(12)	香港经济地	(36)	香港经济(合刊)
(11)	香港经济地	(37)	香港经济(合刊)
(10)	香港经济地	(38)	香港经济(合刊)
(9)	香港经济地	(39)	香港经济(合刊)
(8)	香港经济地	(40)	香港经济(合刊)
(7)	香港经济地	(41)	香港经济(合刊)
(6)	香港经济地	(42)	香港经济(合刊)
(5)	香港经济地	(43)	香港经济(合刊)
(4)	香港经济地	(44)	香港经济(合刊)
(3)	香港经济地	(45)	香港经济(合刊)
(2)	香港经济地	(46)	香港经济(合刊)
(1)	香港经济地	(47)	香港经济(合刊)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114195

21141958

责任编辑：周健强

装 帧：叶 雨

**读 书 随 笔**

DUSHU SU'BI

(三集)

叶 灵 凤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3印张 205,000字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书号 7002·75 定价 2.35 元

ISBN 7-108-00081-4/G·12

# 三 集 目 录

## 晚 晴 杂 记

我的读书 . . . . .	3
写文章的习惯和时间 . . . . .	5
我的藏书的长成 . . . . .	7
读少作 . . . . .	10
旧 作 . . . . .	13
今年的读书愿望 . . . . .	16
《A11》的故事 . . . . .	19
记《洪水》和出版部的诞生 . . . . .	21
读郑伯奇先生的《忆创造社》 . . . . .	33
胡适与我们的《小物件》 . . . . .	35
郁氏弟兄 . . . . .	38
达夫先生二三事 . . . . .	41
达夫先生的身后是非 . . . . .	44
书店街之忆 . . . . .	47

敬隐渔与罗曼·罗兰的一封信	50
“丸善”和《万引》	53
关于麦绥莱勒的木刻故事集	55
从一幅画像想起的事	57
原稿纸的掌故	60
关于写作的老话	63
金祖同与中国书店	66
郭老归国琐忆	69
《六十年的变迁》所描写的一幕	72
关于内山完造	75
一、内山和他的书店	75
二、悼内山先生	77

## 香 港 书 录

香港书志学	83
《中国书目提要》和香港	87
《香港的诞生、童年和成年》	94
《香港的序曲》	97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里的香港	100
《复仇神号航程及作战史》	106

《鸦片快船》	110
十九世纪《泰晤士报》的香港通信	112
《在中国的欧洲》	116
《芬芳的港》	122
《一个东方的转口港》	125
英格雷姆斯的《香港》	128
安德科的《香港史》	132
《香港历史教材》	135
《香港历史与统计摘要》	138
《香港之初期发展》	141
《早年香港人物略传》	143
“洋大人”的回忆录	146
《香港沦陷记》	149
《勇敢的白旗》	151
香港殖民地的标志	153
《香港的三合会》	156
《香港植物志》	158
《香港的树》	162
《香港的鸟》	165
《香港蝴蝶》图谱	168
《香港的海洋鱼类》	170
《香港食用鱼类图志》	172

《香港的郊野》· · · · · ·	174
《香港漫游》· · · · · ·	177
《新安县志》和香港· · · · · ·	179
关于《澳门纪略》· · · · · ·	188

## 书 鱼 闲 话

书籍式样的进化· · · · · ·	195
中国雕板始源· · · · · ·	199
中西爱书趣味之异同· · · · · ·	207
读书与版本· · · · · ·	218
藏书印的风趣· · · · · ·	220
借书与不借书· · · · · ·	232
《借书与痴》· · · · · ·	242
书斋之成长· · · · · ·	245
《书斋随步》· · · · · ·	249
《纸鱼繁昌记》· · · · · ·	252
爱书家的小说· · · · · ·	255
蠹鱼和书的敌人· · · · · ·	258
脉望· · · · · ·	261
焚毁、销毁和遗失的原稿· · · · · ·	263
梵谛冈的《禁书索引》· · · · · ·	270

## 译文附录

- 书的礼赞 ····· 斯提芬·兹魏格 285
- 书的敌人 ····· 威廉·布列地斯 292
- 蠹鱼 ····· 292
- 蠹鱼以外的害虫 ····· 307
- 收藏家 ····· 311
- 火与书籍的灾难 ····· 320
- 水与书籍的灾难 ····· 329
- 尘埃与荒废 ····· 334
- 爱书狂的病征
- 汤麦斯·弗洛奈尔·狄布丁 341
- 有名的藏书家 ····· 欧文·布洛温 349
- 书的护持和糟踏 ··· 赫利·亚尔地斯 357
- 不能忘记的损失 ··· 克里浦·鲍台尔 364
- 贻造的艺术 ····· 芬桑·史塔勒特 375
- 人皮装帧 ····· 荷尔布洛克·杰克逊 398

### 图 版(选自比亚兹莱作品)

《阿赛王的故事》插图(封面)

阿波罗追袭达夫妮(1)

《伏生诗集》(封面)(81)

《伏波尼》(封面)(193)



《萨伏埃》扉页(283)



晚晴杂记



## 我的读书

我的读书，这就是说，除了学校的课本以外，自己私下看书，所看的又不是现在所说的“课外读物”，而是当时所说的闲书。据自己的记忆所及，是从两本书开始的。这两本书的性质可说全然不同。一本是《新青年》，是叔父从上海寄来给我大哥看的；一本是周瘦鹃等人编的《香艳丛话》，是父亲买来自己看的。这两本书都给我拿来看了。

这是一九一六年前后的事情，家住在江西九江。我那时只有十一二岁，事实上对于这两种书都不大看得懂，至少是不能完全理解。但是至今还记得这些事情的原因，乃是到底也留下了一点难忘的印象。一是从那一期《新青年》上，读到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自己读了似懂非懂，总觉得那个人所想的十分古怪，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另一难忘的印象是《香艳丛话》留下来的，这是诗话笔记的选录。其中有一则说是有画师画了一幅《半截美人图》，请人题诗，有人题云：“不是丹青无完笔，写

到纤腰已断魂。”现在想来，这两句诗并不怎样高明，而且当时自然还不会十分明白为什么要“写到纤腰已断魂”。可是，不知怎样，对这两句诗好象十分赏识，竟一直记着不曾忘记。

就是这两本书，给我打开了读书的门径，而且后来一直就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这样同时读着两种不同的书，仿佛象霭理斯所说的那样，有一位圣者和一个叛徒同时活在自己心中，一面读着“正经”书，一面也在读着“不正经”的书。

这倾向可说直到现在还在维持着，因为我至今仍有着读“杂书”的嗜好。愈是冷僻古怪的书，愈想找来一读为快。若是见到有人的文章里所引用的书，是自己所不曾读过的，总想找了来翻一翻，因此，书愈读愈杂。这种倾向，仿佛从当年一开始读书就注定了似的，实在很有趣。

父亲的手上没有什么书，我有机会读到更多的书，是到了昆山进高等小学的时期。住在叔父家里，这就是寄《新青年》给我大哥的那位三叔，我在那里读到了《吟边燕语》、《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类的小说，也读到了《南社丛刊》。学校里也有一个小小的图书室，使我有机会读到了一些通俗的名人传记。书籍世界的大门，渐渐的被我自己摸索到，终于能够走进去了。

## 写文章的习惯和时间

蓬子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时期，他很苦闷，又很穷，又很懒散，整天的东跑西跑，好象很忙，什么事情都不能做。这就是鲁迅先生《赠姚蓬子》诗里所说的“可怜蓬子非天子，逃来逃去吸北风”的时代。我们劝他多写一点文章，他总是说心情不好，又说环境不好，不能执笔。

有一天，难得他认为心情好了，那时他住在北四川路一家人家的亭子间里，时间正是夏天。他在傍晚时候，洗完了澡，坐在向北的窗下，摊开了稿纸，坐下来说是写创作了。那知环境太好了，拂着北窗的凉风，通体舒适，很快就伏在桌上呼呼大睡起来了。后来有朋友去看他，发现稿纸已经吹满了一地，他伏在桌上未醒，结果，自然仍是一个字也不曾写成。

我从前曾有要在灯下写文章的习惯，可是这习惯早已无法守得住了。最近我时常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到在深夜还执笔未停的话，并非我仍在维持要在灯下写

作的习惯，而是这枝笔在白天里就早已在动着了，一直写到夜里还未曾写完该写的一切，只好继续写下去，根本不是习惯不习惯的问题了。

对于写作习惯，我自己倒另有过一点别的斗争，那就是抽烟的问题。不知怎样，在好多年以前，对于“写文章的人一定要抽烟”这条“定理”，忽然想表示反抗，决定怎样也不抽烟，文章却一定要写。结果，几十年以来，这一场斗争总算不曾败下阵来。因此，现在每逢有新见面的朋友惊异的向我问：“哦，你写文章居然不抽烟？”我就会十分得意的回答：“见笑见笑，所以文章写不好！”

不过，我们虽然不必一定要提倡在晚上读书、在灯下写作，但是，在灯下写作或是读书，会特别专心和兴致好，却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无论在怎样的季节，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夜深人静，自己一人坐在灯下翻翻书，写一点自己想写的东西，这是工作，同时可说也是一种享受。这种心境澄澈的享受，在白昼是很难获得的。

说到底，我自己仍是喜欢在夜晚写作和读书的，只是有时由于白天的工作做不完，一直要伸延到夜晚来做，遂连这一点享受也被取消了。

## 我的藏书的长成

我在上海抗战沦陷期中所失散的那一批藏书，其中虽然并没有什么特别珍贵的书，可是数量却不少，在万册以上。而且都是我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自己由编辑费和版税所得，倾囊购积起来的，所以一旦丧失，实在不容易置之度外。在抗战期中，也曾时时想念到自己留在上海的这一批藏书，准备战事结束后就要赶回上海去整理。不料后来得到消息，说在沦陷期间就已经失散了，因此意冷心灰，连回去看看的兴致都没有了。

我的那一批藏书，大部分是西书，购置发展的过程，其中的甘苦，真是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最初的萌芽，是达夫先生给了我几册，都是英国小说和散文。他看过了就随手塞给我：“这写得很好，你拿去看看。”还有则是张闻天先生也给过我几册，大都是王尔德的作品。当时我住在民厚南里，还是美术学校的学生。他也住在同一弄堂里，任职中华书局编辑所。因为我从达



夫先生处认识了他的弟弟健尔，时常一起到他那里去玩，他知道我在学美术、又喜欢文艺，那时他好象正在译着王尔德的《狱中记》，便送了几册小品集和童话集给我。我最初读王尔德的《幸福王子》，就是从这些选集上读到的。

我那时穷得很厉害，从当年的胡同花园附近到西门斜桥去上课，往来都是步行，有时连中午的一碗阳春面的钱也要欠一欠。但是这时却已经有了跑旧书店的习惯。当时每天往来要经过那一条长长的福煦路，在一条路口附近有一家旧货店，时时有整捆的西书堆在店门口出售。我记得曾经用一毛钱两毛钱的代价，从那里买到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英国画家诗人罗赛蒂的诗集，使我欢喜得简直是“废寝忘食”。

我的那一批藏书，就是从这样的胚芽来开始，逐渐发展长成起来的。一直到参加《洪水》编辑部的时期，我几乎每月仍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因此，仍没有能力可以买较多或是较贵的书。所幸的是那时的旧书实在价廉物美，只要你懂得挑选，往往意外的可以买到好书，因此，无意中倒也买到了好一些很难得的书，即使富有如诗人邵洵美，见了也忍不住要羡慕。

后来到了自己编辑《幻洲》，又出版了单行本，有编